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从地方走向世界——赵树理、鲁迅的诗学比较研究

鲁迅文学与 学术经典概论

李拉利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从地方走向世界——赵树理、鲁迅的诗学比较研究

鲁迅文学与 学术经典概论

李拉利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文学与学术经典概论 / 李拉利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03-08459-4

I . ①鲁… II . ①李… III . ①鲁迅著作研究 IV .
①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0838 号

鲁迅文学与学术经典概论

著 者: 李拉利

责任编辑: 吕绘元

装帧设计: 刘彦杰

出版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 藏书 *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227 (传真) lib.sxu.edu.cn 6038(邮购)

E-mail: sxskeb@163.com 文档部

sxske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e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省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13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459-4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序

鲁迅经典,从“作”与“述”两方面来说,可以分为文学经典与学术经典。

文学经典,鲁迅曾说自己的可以称为文学创作的,是《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和《野草》,即所谓的“五种创作”。本书论述的鲁迅文学经典以此为主,同时涉及一些鲁迅诗词和杂文,重点探讨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主体关注、艺术自觉、个性张扬和文化焦虑等几方面的成就。这部分内容涉及不少鲁迅作品,力图在文本与评析之间形成一种对应于对话、情感与逻辑并重的赏析效果。

鲁迅的学术经典,当然是《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但远不止这些,本书将以鲁迅小说、历史、史地逸书、别集、笔记、金石专文、佛典等七个方面的学术成果为对象,以前三个为重点,将鲁

迅的学术经典的生成、价值、影响以及与文学经典的关系，做一概论式的论述。重点关注作为学者的鲁迅的学术趣味、学术路向和成果。

可以想象的是，这种面面俱到的写作意图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此，笔者在这里只能就自己能力所及、兴趣所在的某些方面做初步的研究。

笔者最感兴趣的还是鲁迅的这项工作对他自己的意义、对我们的意义、对现在的意义。因为笔者总抱有学术文章于事有补的想法，想通过重新阐释鲁迅的文化观，为更客观地评价我国传统文化及其在现代视域下的文化角色，为当今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寻求文化上的阐释做一理论探索。此外笔者比较感兴趣的还有《古籍序跋集》这个切入问题的视角，主要介绍《古籍序跋集》，探讨鲁迅古籍整理的成就与他的新文学创作的关系，论述鲁迅的传统文化现代化策略及其历史困境和对这困境的超越等几大部分。

在写作体例上，笔者比较明确地意识到的步骤大概有四：

第一，分门别类梳理资料，以翔实为原则，以“作”为主，兼顾“述”。

第二，内容上，相信作品与学术在时空上是一个整体。将作品与学术、中国与世界、现代与传统兼顾，“不能革新的人种，也是不能保古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者，此之谓也。

第三,建立包括鲁迅古籍整理、文学创作、作品翻译和文艺批评等四个论述要素在内的论述体系,使情与理、形象与抽象得以互相印证与说明,争取做到对每一个论述维度的展开都能从别一维度的论述中得到证明,以便说明这四个论述要素的单一发展是以其他三个要素的发展为基础的,从而在形式上做到与第二点“‘世界史’的概念”的内容诉求相应合。

第四,预期达到的论述目标,简言之有三个方面:一是从“作”与“述”的关系出发,结合鲁迅整理过的文艺作品,来探讨他在进行现代新文学创作时及其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内涵。二是从鲁迅“不读中国书”的言与大读中国书、广搜博览中国文化的行的矛盾来阐发他对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国与世界、个人与社会、继承与发展等问题的态度。三是对他的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理论进行论证,从他的古籍整理到现代化生发;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到他的国民性批判,到赵树理的农民“问题小说”对纯粹思想启蒙的超越及其成果的局限等做一纵向的论证,试图从中发掘出于今天文化建设与社会改革有益的一些观点。

两类经典之间肯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是简单的图文互印式的联系。比如说,写于日本留学时期的《摩罗诗力说》,呼唤中国的摩罗诗人,呼唤能“致人善美刚健的至诚之声、出人于寒夜荒原的温煦之声”的摩罗诗作。这些期待到五四以后,文学经典则有《狂人

日记》《理水》《长明灯》《孤独者》等小说,《灯下漫笔》《这样的战士》《拿来主义》等杂文、散文相对应;学术经典则有《嵇康集》相对应。也就是说,从思想角度看,两种经典确实有同样的思想基础,但由此而说鲁迅的文学经典不过是其思想的形象化,学术经典不过是其思想的系统化,这就有些唯心主义的倾向了——到底是思想家鲁迅成就了文学家、学者鲁迅,还是文学家、学者鲁迅成就了思想家鲁迅?从鲁迅接受史上来看,恐怕后者才是事实!

鲁迅经典,是进入鲁迅世界、研究鲁迅思想的终南捷径。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在诗意中栖居	001
第一节 “立人”思想：狂人与奴隶系列	009
第二节 妇女和儿童：从《娜拉走后怎样》到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025
第三节 农民想象：从鲁迅到赵树理	036
第二章 在小说与小说史之间	044
第一节 “弃去蹄毛，留其精粹”	047
第二节 从古籍整理到新文学创作	058
第三节 “作”而且“述”的现实主义精神	091
第三章 在历史和逻辑之间	101
第一节 上下求索	105
第二节 鲁迅传统文化观	115

第三节 在破坏中走向创新	122
第四节 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策略	133
第四章 《古小说钩沉》等学术资料整理概要	143
第一类 《古小说钩沉》	144
第二、第三类 谢沈、谢承《后汉书》	148
第四类 虞预《晋书》	152
第五类 《云谷杂记》	153
第六类 嵇康《嵇中散集》	155
第七类 《小说旧闻钞》	162
第八类 《会稽郡故书杂集》	164
第九类 《百喻经》	168
第十类 《唐宋传奇集》	169
第十一类 《寰宇贞石图》	175
第十二类 《俟堂专文杂集》	176
参考文献	178
跋	181

第一章 | 在诗意图中栖居

鲁迅文学经典,鲁迅曾说自己可以称为文学创作的,是《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和《野草》,即所谓的“五种创作”(《花边文学》自序)。本书论述的鲁迅文学经典以此为主,同时涉及一些鲁迅的诗词和杂文,重点探讨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主体关注、艺术自觉、个性张扬和文化焦虑等几方面的成就。

从小说方面而言,鲁迅从最早的文言小说《怀旧》(1912年)到最后一篇戏剧体小说《起死》(1935年),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可谓久矣。而他的杂文、散文创作,如果算上日本时期的几篇文言论文(事实上,在《坟》里,就收有一部分这些文章),那么时间跨度更长于前者。在这些作品里,明显有三个话题反复出现:一个话题是人与奴,一个话题是妇女与儿童,一个话题是农民与启蒙。

作为本书第一章的主要内容,笔者将讨论三个问题:首先,以《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为代表,探讨包括《这样的战士》《长明灯》《在酒楼上》《孤独者》《补天》《铸剑》《非攻》等篇章中的狂人形象,同时探讨《孔乙己》《药》《头发的故事》《祝福》《离婚》《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篇章中的奴隶者形象。需要说明的是,《呐喊》十四篇、《彷徨》十一篇小说,里面的奴隶者形象占鲁迅小说此类形象的全部,而八篇《故事新编》的小

说里,竟然连一个这样的“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形象都没有,最多几个老实到迂腐、强霸到虚伪、无知到可怜、自负到可笑的人物出现,更多的却是敢作敢当的正面人物,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其次,以《随感录二十五》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主,探讨鲁迅十分关注的下一代的成长、教育问题,涉及的作品有《二十四孝图》《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风筝》《好的故事》《阿长与山海经》等篇。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发现问题与提出目标,那么这一部分的作品就是达成目标的路径与手段——教育。过去我们说鲁迅是“三家”,文学家、思想家自不待言,可革命家到哪里去落实呢?笔者以为,以新文化而新人,以新人而新国的文一人一国三位一体的救亡策略,就体现出他革命家的一面。特别是新文化而新人这一步,就是对百年树人教育功能的礼赞,和同时代人提出的科学救国、民主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等理念相比,用新文化的教育救国理念,更深远、更彻底、更具有不安现状的革命性。如在《二十四孝图》里,他“恶毒”地说: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
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
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
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
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
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
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北京现在常用“马虎子”这一
句话来恐吓孩子们。或者说,那就是《开河记》上所载的,给隋炀

帝开河，蒸死小儿的麻叔谋；正确地写起来，须是“麻胡子”。那么，这麻叔谋乃是胡人了。但无论他是什么人，他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不过尽他的一生。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这就是鲁迅，背对着黑暗，面对着光明，像诅咒一样声嘶力竭地呐喊着，“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他似乎深深地感到，造成生存、温饱和发展危机的恶势力，都打着最冠冕堂皇的旗号，甚至可以说，冠冕堂皇的旗号下面，只有诈伪无耻的灵魂，如《这样的战士》中所述：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以《娜拉走后怎样》和《伤逝》为主，讨论鲁迅所关注的爱情和妇女问题。涉及的作品有《随感录四十》《两地书》《阿长与山海经》《明天》《祝福》《离婚》《奔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部分是人性与礼教的战场，是自然与扭曲的较量。从这里，我们看到，鲁迅婚姻的不幸，在他的情感体肤上刻上了深深的痕迹，但最终他能否迈过这道坎，重新开始那属于自己的生活，现实中的《两地书》，小说里的《伤逝》，杂文的《随感

录》《娜拉走后怎样》，可以说，这些都是鲁迅这道情感伤痕的折射。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除了对妇女的同情之外，还有深刻的对男性的谴责。

第三部分以启蒙和农民为主题。鲁迅作品中的人物，从思想角度可将其划分为前面说的两个系列，从工作角度则可划分为农民和知识分子两大类。正是在对农民的塑造上，鲁迅作品和赵树理作品在写作理念、问题意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传承与进化关系。

鲁迅作品不但思想深刻，而且形式独特。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上面两段分别出自《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一则出之以庄，一则出之以谐，一则正话“狂”说，一则反话正说。这不但代表了鲁迅的思维结果，也代表了鲁迅的思维方式，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更重要，更鲁迅！

作家毕竟不是学者，作品也不是学术。因为作品的思想性而许作家

为思想家，甚至隐然有以此抬高作家之“美意”，大可不必，也不妥。汉唐文明的天空，如果没有司马相如、李白、杜甫等作家，将会怎样地黯然失色呢？

王国维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诚哉斯言。

按照《〈呐喊〉自序》的构想，鲁迅从文的动机是功利主义的，从头至尾都有一种主体性观照，简单说是“立人”。对主体改造的紧密关照可以说是鲁迅终身文艺工作的总归宿。早在日本时期的 1907 年，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有类似观点：

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數，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这段话，一方面指明中西差别不在物质而在于人自身，这不但在当时，即便在今天也不过时；另一方面指出将来的或者个人努力，或者社会革命、改革之类，如果不能“尊个性而张精神”，则有“槁丧且不俟夫一世”之虞！最后说明这项工作的艰难——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的以众数之名扼杀人才的传统，以物质享受轻视精神追求的世俗风气，加上向西

方学习的偏至，所谓“二患交伐”，“沉沦遂以益速矣”。所以说，鲁迅的思想，首先是对历史乱象主体性因素的捕捉；鲁迅的情感，首先是对民族自身的忧患；鲁迅的艺术，首先是对这样的情思独特沉郁的表达。

在鲁迅之前，有龚自珍的《乙丙之际箸议》，其中的一些观点简直就是上述引言的晚清版。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睖然睖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向之伦，恬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这些话不仅仅是巧合，也不仅仅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是时代的真相在仁人志士心中的投影、笔下的倾诉。十几年后，鲁迅又将这些心中的郁结和理论文章形象化为一篇篇所谓文艺作品，从《狂人日记》开始，一发而不可收。

《狂人日记》中，狂人就是一个以个人当“众数”的疯子，说话颠倒，行事不经，什么“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什么“仁义道德是吃人”，等等。这将置多数人于何等尴尬而难堪的境地，难怪大家“商量好了”一致对他，直到他病好，赴某地候补矣为止。而这个结局，就是鲁迅文章中所

说的“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也是龚自珍所说的“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因此，鲁迅说，他的小说，形式是特别的，而忧愤是深广的——他看到的病根，有几千年的渊源，相对一时的风流人物永远是主流；看到的病人，有几万万之多，相对他一样的反思者永远是众数。因此，这样的病根加这样的数目，形成一个他所谓的没有门窗而又万难打破的铁屋子，一个无所不在而又踪迹皆无的无物之阵，一个由奴隶组成的、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的非人的世界。他所期待的狂人，所呼唤的摩罗诗人，所理想的“这样的战士”，只能在这样的时空里诞生、奋斗。努力和奋斗的尽头未必有辉煌的胜利，但其悲剧命运却是注定了的。

功利性的写作动机，产出了传世的经典文学作品，这本身是一个矛盾。其实，鲁迅就像他在《采薇》《出关》中调侃伯夷、叔齐和老子一样，“通体都是矛盾”，在被认为是自我心灵苦难史的《颓败线的颤动》中，他写出这样通体都是矛盾的话来自况：“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这些互相对立的价值、情感，切实地在鲁迅身上二元对立着，同时存在着，产生了无论把哪一方面定为一元都会产生偏差的无法言传的阅读困惑。所以说，鲁迅作品有功利主义的一面，这不过是事实的一个维度，硬币的一个面而已。

从另一个维度，另一面来说，鲁迅作品中还有非功利的一面，而这一面的存在，是鲁迅作品，尤其是他的经典之作生成的主要原因。

这一面，有对人性的自觉，有对艺术的敏感，有对文化和文字的讲究，有对自我的坚守。罗素说，爱情与知识使他活在天堂里，而对他人的同情又使他回归人间。这话用来观照鲁迅，是非常恰当的——他从关注

民族文化入手，从感知时代呼声开始，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态度来写作。可是一旦提笔，他就为艺术之神和方块字的魔力所捕获，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他写寂寞，世无知音时，“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与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写白色恐怖中无法言语，则如下：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而已”是什么，《而已集》是什么主题，已经无须多言了。这种情境、这种感情，五年以后他重新经历时，更浓、更猛烈，“而已”两个字已经不足以表述了。于是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从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感知，鲁迅的写作动机虽然是功利主义的、有为的，但他的写作状态确是诗意的，他是诗意地栖居在自己的艺术王国里的国王，而不是门外的乞丐，更不是打着招牌沽名钓誉的文学投机者或空头文学家。他的文字写作，似乎有当年在绍兴会馆里抄古书、拓古碑的“以代醇酒妇人”的妙用。将人从尘世的烦扰里提升出来，在艺术的天堂里暂